

四 幕 话 剧

权与法

34.7

2

益 勋



中 国 戏 剧 出 版 社

内 容 说 明

这个剧本描写某市市委第一书记罗放等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原则，同曹达等人破坏财经纪律、违法乱纪、打击报复的行为进行严肃斗争的故事。它较深刻地表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重大主题，揭露了林彪、“四人帮”以权代法所造成的恶果，鞭笞了几千年来“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封建思想，塑造了丁牧、罗放、罗丹华等几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真实、生动地再现了生活，在结构上有它的特点。

封面设计：王大豪

权 与 法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八条5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京安印刷厂印刷

字数57,000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插页4

1980年10月第1版

1980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8069·39

定价：0.30元

放开我……
丁牧（冀淑平饰）：啊，不，不要。你们俩就可以结婚了，……
雷邦夫（徐金钟饰）：……等离了婚，我



第一幕

丁牧：曹书记，现在报纸上不是经常发表这一类信件吗？





象罢了。
丁红（赵肖男饰）：这只是我的一点想
第二幕



吧？
理方面的知识。怎么样？人老了，已经太晚了
罗放（王尚信饰）：想学点经济规律如管
第二幕

第三幕

就算被打倒了。
曹 达（高维启饰）：一拿到报纸上，我
这些事才来的？
曹春梅（张秀芳饰）：今天你就是为了提



第三幕

赵国庆（田维煦饰）：我的本意倒是愿意
给别人留下坏印象。

罗丹华（张 玄饰）：愿意给人留下坏印
象，会有这种人？





第 四 幕 罗 放：那么你手里有什么可以定罪的材料吗？

万局长（冯汉元饰）：有，有雷邦夫的笔供材料。



第 四 幕 郑洪来（金 涛饰）：这个人就是他！（指雷邦夫）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演出 曹西林摄影

人 物

(以出场先后为序)

郑洪来——男，四十六岁，报社总编辑。

罗丹华——女，三十五岁，报社记者，罗放的女儿。

雷邦夫——男，四十七岁，市委办公室主任。

曹 达——男，五十五岁，市委第二书记。

丁 牧——女，四十五岁，市计委干部。

万局长——男，五十岁，公安局长。

丁 红——女，二十四岁，纺织厂女工，丁牧的女儿。

赵国庆——男，二十八岁，中学教师，丁红的爱人。

罗 放——男，五十八岁，新调来的市委第一书记。

曹春梅——女，五十六岁，老干部，罗放的妻子。

时 间：一九七八年初夏。

地 点：某城市。

第 一 幕

时 间：某天下午。

地 点：报社总编室。

〔幕启：总编室内有写字桌、沙发、茶几、文件柜、报架等。正面是一排落地窗，有门通走廊。郑洪来在窗前来回踱步，抽着烟，思想斗争很激烈。沙发上放着几张信纸和信封，显然，他已经看过多次了，当他停住脚步，拿起信纸时，脸上呈现出矛盾和不安的神情。稍顷，罗丹华急匆匆推门进来，她手里拿着文章清样。〕

罗丹华 郑总编辑，听说我的这篇稿子是你叫撤下来的？

郑洪来 对。丹华，我刚才找你，没找着。

罗丹华 能告诉我原因吗？稿子有问题？

郑洪来 噢……是这样，咱们报上讨论群众上下班的吃饭问题。你写到早点供应的紧张，饭馆里顾客的拥挤，买菜排长队，还综合了群众提出的各种建议……这些都写得很具体，很好。

罗丹华 既然很好，为什么不叫发表？

郑洪来 ……主要的是，你的稿子采取了对比手法，写了曹书记长期占用小招待所的问题……

罗丹华 我作为记者，用对比手法来写，不是更能说明问题吗？总编辑同志，同样一个吃饭问题，群众吃顿饭是那样艰难，可曹书记呢？让国家出钱，服务员出力，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这些难道不是事实？

郑洪来 事实不等于就能发表。这里有一个歌颂和暴露的问题，得有分寸。再说曹书记是市委领导人……

罗丹华 明白了。归根结底，怕触犯上级，得罪领导！

郑洪来 丹华同志，我们是党报，应该考虑影响问题。要维护党和领导的威信。

罗丹华 你这层保护色太漂亮了，太漂亮了！

郑洪来 当然，曹书记有错误，甚至有民愤。自从你父亲调来……

罗丹华 不，我们是在谈工作。

郑洪来 嗯，自从罗书记调来以后，群众起来了，群众来信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到底曹书记问题的性质？……

罗丹华 性质？是呀，等性质定为“打倒”了，好嘛！万炮齐轰，一切罪恶之源就全是他的了。如果性质还不属“打倒”之列呢？那就不管他的错误有多大，照样得包着护着，为他开脱，甚至为他唱赞美诗。总编辑，这种做法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了啊？难道不能有个新的开始吗？党的力量，报纸的号召力就在于说真话，在于向群众负责！

〔远处传来砸地基的气锤声。〕

罗丹华 你看看吧，中央已经三令五申，可曹书记名义上是给市委职工盖食堂，实际上在给他们少数领导人盖高级内部电影院。听听这声音吧，这哪里是砸地基，这是在砸群众的心啊！

郑洪来 我不反对你的看法，但是你比我晚生十年，你的经历毕竟有限。你还不懂得“为民请命”意味着些什么！

罗丹华 共产党员不为民请命，不遵民之命，还要你这个共产党员干什么？你呀，恕我直言，就象社会上那种多余的人一样，你已经成为党内多余的党员了！（退下。复回）

〔雷邦夫跟上。〕

罗丹华 总编辑，我现在迫切要求入党，一会儿就把入党申请报告送来。（下）

雷邦夫 洪来。

郑洪来 噢，邦夫。

雷邦夫 怎么，生气了？别，罗丹华就是那么个脾气，她人倒是很正直啊！

郑洪来 没什么，我不怪她。曹书记是她的舅舅，她不是也不讲情面呀。

雷邦夫 是呀，舅舅嘛，怎么骂，怎么闹，回到家里气一消，不还是舅舅，啊？哈哈……

郑洪来 （淡然一笑）……你找我有事？

雷邦夫 你上次退给我的稿子，市委办公室又改了一下，你看看吧。（递稿子）

郑洪来 （接稿，看）邦夫呀，现在群众对曹书记的反映很大，这时候报上发这样的稿子？……

雷邦夫 哎，不管怎么说，市委的工作还是有成绩的嘛。

郑洪来 不，要慎重。你看看，有这么多的群众来信……

雷邦夫 你都看了吗？

郑洪来 看了。

雷邦夫 内容是？……是什么问题最突出？

郑洪来 强烈要求平反冤案。另外，许多反映领导人官僚主义、违法乱纪的问题，也很触目惊心。

雷邦夫 噢……那是要慎重。（把稿件装进衣袋）

郑洪来 特别是，反映曹书记问题的信最多……可他偏偏要我拿信给他看。

雷邦夫 那你打算怎么办？

郑洪来 按照规定，我为他准备了《来信摘抄》。

雷邦夫 唔……反映的问题，都属实吗？

郑洪来 没来得及都调查。不过就我们调查的几桩事来看，的确是属实的。

雷邦夫 嗯，……都是一些什么人写的？

郑洪来 除个别的，大多数没有署名。

雷邦夫 他们要求发表？还是转送给有关部门？

郑洪来 各种要求都有。

雷邦夫 听说，丁牧也写了一封揭发信？

郑洪来 丁牧？……我不清楚。

雷邦夫 嘿嘿，我刚从她那儿来。她都跟我说了。

郑洪来 是吗？你的消息很灵通嘛！……她怎么跟你说

的？

雷邦夫 嘿嘿，大致谈了谈。你认为她的信内容怎么样？

郑洪来 你不是都知道了吗？

雷邦夫 啊，是呀。（一笑）

郑洪来 看来，老同学，你的触角已经伸到我的编辑部来了。

〔郑洪来、雷邦夫笑。〕

雷邦夫 啊不，我是想知道，你打算怎么处理她的信？

郑洪来 她是作为老同学，征求我个人意见的。

雷邦夫 洪来呀，现在斗争还很复杂。你千万别让丁牧再闯什么祸了。你替她想一想，她出身不好，丈夫肖波又是右派，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揪斗整死了，如果再出什么事，以后她的日子可怎么过呀？

郑洪来 （叹了一口气）是呀！说到丁牧和肖波的命运……

〔曹达快步走上。〕

雷邦夫 曹书记，你来了。

曹 达 噢，你也在。老郑呀，我看你们报社搞得不错嘛！大家的精神状态很好，一片热气腾腾的战斗景象。

郑洪来 （淡然一笑）曹书记过奖了。

曹 达 嗯。……群众来信都找出来了吗？

郑洪来 （指桌上的《来信摘抄》）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曹 达 嘿嘿，不少嘛！……好，好呀，应该欢迎人民群众的各种建议和批评。离开了群众的监督，没有群众的推动，党怎么前进呢？我们这些领导人，怎么克服缺点呢？我们是人民的公仆，应该为革命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我们党兴旺发达的根本保证。

郑洪来 是呀，曹书记。报社是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桥梁。群众相信报社，积极地给报社来信，应该说是相信党的表现。同样的，对某些领导同志提意见……

曹 达 如果是对我个人提意见，不管提什么，我都非常欢迎。群众敢讲话，这说明我们的民主嘛。啊，尤其是罗放同志来了以后，群众都动起来了。比如计委的丁牧同志，一向沉默寡言，听说现在也给你们写信啦？

郑洪来 噢，……曹书记，她的信是征求我个人意见的，并非写给报社。

曹 达 哦，她要写给哪儿？

郑洪来 她没说。

曹 达 内容是什么？

郑洪来 嗯，曹书记，作为个人之间，她……

曹 达 噢，我明白了。好，应该替她保密。好嘛，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你做得对。

郑洪来 曹书记，雷主任说他刚从丁牧同志那儿来。丁牧同志都跟他说了。

曹 达 哦。

〔电话铃响。郑洪来拿起电话。〕

郑洪来 喂，对，我就是。噢，罗书记，嘿嘿，好，老罗同志。对，根据你的要求，“湘乡经验”的文件在农村一传达，我们就把记者派下去了。是的，一定要把加重农民负担的各种情况调查出来，抓住典型，迅速报道。嗯，对，这方面的揭发信是不少。好，好的，都送去。再见。

曹 达 送什么揭发信？

郑洪来 罗书记让我把这些群众来信，马上给他送去。

曹 达 那正好，给我吧，我带去。

郑洪来 唔，罗书记说是让我亲自送去。恐怕……他是想当面向我了解一些情况吧。

曹 达 噢，那好吧。

郑洪来 （把桌上的信装进手提包，又指《来信摘抄》）曹书记，这是我替你整理的《来信摘抄》。我走了。

（下）

曹 达 丁牧都跟你说了些什么？

雷邦夫 她回避谈这个问题。

曹 达 可是关键就在她那里。

雷邦夫 我知道。不过，曹书记，这件事当初我就提醒过你，将来总有一天要被动的，今天果然来了。

曹 达 哼，你提醒我，是为了把事情干得更策略一些。谁知道问题恰恰就出在你信赖的丁牧身上。

雷邦夫 不知道丁牧会不会找罗书记。罗书记这几天到处

找人谈话。曹书记，你为什么也不找罗书记好好谈谈呢？既然你们是亲戚，有些问题不是更好谈一些吗？

曹 达 这个嘛，当然可以。不过丁牧手里肯定有一些材料。你们俩的关系不一般嘛，你一定要利用你们俩的关系，把有关材料追回来。

雷邦夫 难呀！……这事我感到很棘手呀。

曹 达 既然这样，干脆，叫万局长把丁牧先控制起来。

雷邦夫 （一愣）这样对待丁牧，……特别是目前的情况下，恐怕不合适吧？是不是你亲自找她谈谈。你是老干部，她也许能听你的。

曹 达 （想一想）也好。我先回去，你把她叫到我的办公室去，我等她。（拉门出去，复回）她来了。

雷邦夫 哦？肯定是来找老郑的。

曹 达 （望望侧门）我看这样吧，怎么跟她谈，让我回去想想，还是你先跟她谈谈。

雷邦夫 好。

〔曹达拿起《来信摘抄》，略为思考，又放下，转身急下。雷邦夫随手抓过一张报纸坐下来看。稍顷，传来敲门声。〕

雷邦夫 请进。

〔丁牧上。〕

雷邦夫 啊，丁牧！……

丁 牧 老雷？……你在这儿。

雷邦夫 你来找老郑吧？他不在，有事找罗书记去了。

丁 牧 噢。（转身要走）

雷邦夫 丁牧，等一等不好吗？他一会儿就回来，坐吧。

〔丁牧犹豫片刻，走向沙发坐下，沉默不语。

雷邦夫 你找老郑，肯定还是谈那封信的事吧？

〔丁牧不语。

雷邦夫 你呀。（摇着头）你也太感情用事了！

丁 牧 一个人克制自己的感情总是有限度的。有些事能象流星一样一闪而过，可有些事……

雷邦夫 你呀，你太傻了！你看问题太认真了。这些年来你还不懂？胳膊是拧不过大腿的。哪一次搞运动，哪一回搞整风不是动员揭发？不是号召提意见？可哪一次提意见的人不倒霉？只有我才会跟你说这些真心话。你呀，你不要太理想主义了。一切都是假的，只有我对你的感情才是真的。

丁 牧 老雷，你？……你怎么说出这样的话！

雷邦夫 对，我要说，要说。二十多年来，我对你的感情你不是不了解。我关心着你的一切呀！上面的斗争是复杂的，我们不要轻易把自己卷进去。如果你的信拿出去了，肯定会有人支持你。可结果呢？会把我、连同你自己一起毁掉！就算我们过去错了，今后改了不就行了？丁牧，运动会过去的，新的生活会重新开始的。你、我都是学经济管理方面的专门人才，尤其是你，在学校就是高材生，谁不知道你是活的电子计算机。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党和群众正需要我们，你明白吗？

丁 牧 你总是很会看准形势，抓住机会的。

雷邦夫 对，丁牧，现在正是我们俩的好机会呀。等运动一结束，我就和我老婆离婚。

〔丁牧为之一愣，站了起来。〕

雷邦夫 当然，会有人议论和指责我的。但是我不管，爱是自私的，是不择手段的，为了你，我什么也顾不得了！等离了婚，我们俩就可以结婚了，就可以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亲热地搂抱着她）

丁 牧 （挣脱着）啊，不，不要。你放开我……

〔曹达突然出现在门口。〕

曹 达 啊——原来是你们二位……

雷邦夫 （尴尬而不好意思地）曹书记，你！你没有走？

曹 达 （指桌上的《来信摘抄》）我忘了拿这个。丁牧同志，干吗还站着？坐。

雷邦夫 曹书记，那，那你们谈吧。我走了。（下）

〔丁牧也要走。〕

曹 达 丁牧同志！请你等一等。坐吧，咱们谈谈。

〔丁牧迟疑片刻，坐下。静场。〕

曹 达 丁牧同志，嘿嘿，不要不好意思嘛！我了解，你和老雷是老同学了，感情这东西嘛……

丁 牧 不，曹书记……

曹 达 虽然我是党的书记，可我也是人嘛！人是有感情的，这个我懂。丈夫死后你觉得孤独，感情上空虚。

丁 牧 （听不下去，站起）曹书记，这是莫须有的